

崢嶸歲月 赤子柔情

——專訪國民革命軍老戰士



■沈老先生推薦的抗戰紀念冊。

沈大中



作為國民革命軍的老戰士，沈大中先生的回憶頗具歷史價值。他認為，香港人不可以只當一流市民，更要當一流國民。從市民到國民的自覺，是沈先生一生經歷的寫照，也是對國家民族的一份摯愛之情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思想前衛 ——進步青年的表率

目前生活在香港的沈大中先生曾經參加過「羅定民眾武力集結隊」，參加抗日救國戰爭，也曾是國民革命軍158師教導隊的軍官。他的父親沈光漢，曾經是國民革命軍十九路軍的師長，在「一二八抗戰」中，立下過汗馬功勞。母親沈吳書蘭女士，在抗戰中，是東北民眾抗日義勇軍的負責人之一，曾代表義勇軍接下聶耳創作的《義勇軍進行曲》。深厚的家族淵源，也培養出了沈先生濃厚的愛國情。

雖然曾經是國民革命軍的戰士，但是沈先生的思想卻沒有被部隊的律法所束縛。老人家回憶道，自己在年輕時，就將《新民主主義論》放在枕頭下面。這一切，均是不滿彼時的國民黨獨裁統治。因此，在學校讀書時，他在自己的作文上公開表達追求民主、自由的理念，而受到作文老師的批評，認為其「思想偏激」。

1949年後，沈先生確實曾經產生過對新中國的恐懼與誤解。這種情緒在「文革」中達到了頂點。那時，沈先生在澳大利亞，由於新中國未與澳洲建交，且海外華人華僑社團對新中國也有些許偏見，而國內的過「左」的政策更是加劇了這種情感的渲染。沈先生表示，自己那時的情緒很複雜，不知道應當以何種心態面對未來的生活。但即便是在這種艱難的狀況下，他仍舊將國家大愛放在首位。沈先生提起一件他至今都不後悔的事——澳洲的一位移民部門官員，勸其加入澳洲國籍，但是，立即遭到了沈先生的拒絕——他認為：即便國家走了彎路，國家畢竟是自己的國家，如同自己的父親還在，沒有理由為自己去找一個繼父。也正是憑着這份赤子之情，沈先生在心中默默等待國家的進步與開放。

是鄧小平主導的改革事業，燃起了沈先生對國家的信心。從那時起，他更加熱愛自己的國家，也用自己的力量去促進兩岸關係的緩和。他認為，比起政治的爭議，民族國家的大愛，值得每一個人去珍重。以曾經生活於香港調景嶺地區的國民黨老

兵為例，沈先生解釋到，他們很多人是內戰時期的非嫡系部隊的官兵，流落於香港，後來也逐漸失去了台灣方面的支持，其實非常令人心酸。因此，香港確實應該加強國民教育，培養港人的中國意識。香港人是「一流的市民」，但是，回歸以後，也應該學習如何成為「一流的國民」。沒有理由將「香港人」與「中國人」的身份對立起來。

民心向背 ——政權得失的關鍵

1949年，中國的政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。國民黨的統治根基被徹底動搖，最終喪失了在中國大陸的政權。史學家們對這段歷史有頗多着墨與研究——為何一個經歷了無數次軍閥混戰與八年抗戰，又有美國強力支援的政府，會在三年時間內土崩瓦解？沈老先生認為，背後的原因其實並

支持，高下立判。

臨近1949年，國民黨統治下的經濟秩序也幾近崩潰邊緣。嚴重的惡性通脹讓城市中的小市民階層背上了沉重的經濟負擔。但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，國民黨的特權階層仍舊不忘從民眾身上搜刮民脂民膏，一片哀鴻遍野、民怨沸騰。沈先生認為，民眾是帶着恐懼和憎恨的心情去看待這個即將覆滅的政權，它的失敗，沒有任何一人覺得失望或同情，因為人民受夠了被剝奪自由、又難以維持生計的日子。

以抗日為例。國民黨在早期的抗日問題上確實顯得動搖與徘徊。沈先生提到，在偉大的「一二八抗戰」中，雖然第十九路軍的英雄壯舉得到了全國民眾的響應與支持，但是國民黨軍委會在表面上支持抗戰的同時，依舊給沈先生的父親予以紀律處分，認為其違反了撤退的軍令。光是這一



■沈老先生收集的十九路軍照片。



■沈老先生保存的戰爭時期的軍令電文。

不複雜，因為國民黨已經失去了民心，垮台是歷史的必然。

據沈老先生回憶，國民黨的民心盡失，在軍隊的紀律上便可反映出來。曾經有這樣一件事，是沈先生親眼見到的。在今天的深圳附近，國民黨軍隊經過一個村莊，幾乎搶盡了村裡的糧食和日用品，百姓稍有不從，便會惹來大禍；但是，共產黨的軍隊經過這個村莊，如果需要食物的話，首先想到的是向村民付錢。如果情況緊急，需要拔去田地裡的莊稼，共產黨的士兵也會將錢繫扣在田地裡，留給村民。沈先生認為，單單是這一個舉動，就已經打動了所有的農民，人心的偏向與百姓的

點，就已經埋下了政府日後崩潰的伏筆。

國共與兩岸 ——兄弟不分家的情誼

沈老先生在回答記者有關兩岸關係問題的看法時，首先闡明了他對「台獨」的看法。老先生的中華情、民族愛，完全體現在其堅定地反「台獨」立場上。他認為，所謂「台獨」，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，兩岸從實力對比而言，台灣完全不是內地的對手；從軟性的民族情感和血緣文化上看，也必然是一個國家——法理上，情理上，「台獨」都是一個不可理喻的思想。但是，沈先生並不否認，由於長期的軍事



■沈大中的父親沈光漢。



■沈大中的母親在抗日義勇軍服務。

對峙與隔絕，兩岸民眾之間確實存在着心理上的誤解甚至一定程度的敵視。這是無法回避的客觀事實。正是因為有這樣的隔閡，李登輝才有膽量在台灣公開表示自己的前半生是日本人。如何化解兩岸民眾在心理上的差異與隔閡，恐怕是比單單推動經濟、貿易交往更加重要和長遠的一個目標。否則，一方面，一些人賺內地的錢，但是回到台灣以後又支持「台獨」，這會留下很大的問題。沈先生表示，國民黨與共產黨在歷史上有過戰爭，但是也有過合作，都是中國人。孫中山當初之所以能夠強力領導國民革命，為北伐奠定基礎，與共產黨人的支持有着巨大的關係。即便是蔣介石，東征討伐陳炯明，其黃埔學生軍最初的八百條步槍，也是蘇聯人基於國共合作，而援助給國民黨的。到了抗戰時期，共產黨領導的紅軍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，因此，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，除了看到國共兩黨在過去的分歧外，也要看到雙方在歷史上的精誠團結。

台灣目前有着許多從大陸轉移過去的老兵。沈先生認為，老兵們過往在兩岸軍事對峙與國共衝突的背景中，保持反共立場，堅持所謂的「反攻大陸」，這是時代的產物，也是一種兄弟鬩牆的悲劇。但是，隨着兩岸關係的緩和，尤其是面對「台獨」勢力的甚囂塵上，這種意識形態的爭議確實已經降到了次要地位。當年的軍人，是執行上級的命令，但是軍人也是人，也有普通人的情感。台灣的國民黨老兵們，他們的家在內地，根在內地，一生寄予的情感也在內地，哪怕是當兵的行伍歲月，也與「大陸」一詞密不可分。他們是反對「台獨」的重要力量，也是最為堅決的一群人。因為他們的心，已經回到了內地。這就是民族情感的意義。

這就是沈老先生的愛國情，化為生活的每一個細節，發人深省，令人深思。

交錯於歷史的婉約一笑

在本港，有多少國民革命軍老兵，無從查證。但是，這些人所承載的歷史記憶，確是香港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香港在中國近代歷史中的地位，也成為這些老兵心中的一份樸素回憶。內地、香港和台灣，伴隨着1949年大中華政局急風暴雨式的變幻，那個時代中的每一個人都在情感、信仰和現實利益的角逐中，有意或無意為自己的未來進行了一次影響深遠的抉擇。

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。1949年，一個年輕的小伙子，想出門買些零食，便對母親說：「媽媽，我到外邊去買些東西吃，很快就回來。」母親親切囑咐道：「路上小心，買完後快回家。」但是，小伙子出門不久，就被當作壯丁，強行徵入軍隊，渡海前往台灣。四十年後，當台灣方面宣布開放同胞回大陸探親後，已在台灣成家的他，帶着自己的女兒，返回大陸去探望當年叮囑自己快些回家的母親。一大清早，母親已拿起拐杖，立在家門邊等候。當見到闊別四十年的兒子和充滿童趣的孫女時，母親依舊親切地問道：「你買完東西就回來的，四十年了，你買了什麼，能給我看看嗎？」聽罷此言，淚水



■十九路軍使用的斗笠。



■國民革命軍抗戰浮雕。

毫無疑問地成為大家唯一的語言，在沒有言辭的對白中，四十年是漫長歲月的地平線，是浩瀚人生的啟明星，昨日與明日，都沒有當下的幸福來得真切和溫馨。同樣在那四十年中，無數的內地同胞，基於各種各樣的理由，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到了香港。當年的港英政府試圖動用警力，將一些滯留於本港的內地同胞驅逐出境，但看到的卻是警察與這些內地民眾相擁而泣，難捨難離。因為，在更高層次上，港英設立了「香港節」，以培養香港人資本主義的生活態度和本土觀念。因此，香港社會今日形成的實用主義心理，與港英當年的施政，其實有很大的關係。

但是，除了人的交錯，歷史的交錯，帶給我們的，卻是婉約一笑。左右互撞的激情年代已經成為歷史，如果不盡然否定那一段歲月，那麼，尋回當年理想的麗質，是一種心性培養的最佳途徑。畢竟，人是需要理想的。當年的國民黨老兵，如今已經深耕在香港這片土地上，視香港為家。他們對當年的政治對手、對中國內地的看

法，很多人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。但萬變中，也終有不變。如今，本港似乎生活在一個沒有理想的年代。理想，成了被調侃、被嘲弄的對象，成了高爾基口中「不合時宜的思想」。但理想主義的褪去，並不代表理想的消失。雖然今日香港，已經不再那個年代的左翼與右翼、保守與進步、激進與穩健的激烈對立，但是仍舊有人心懷一份家國天下的追求來構建生活的細節。生活是由理想堆砌的。沒有了理想，也就沒有了歷史。那麼，理想最大的意義就在於人道的永恆。

歷史的魔幻就在於此：惟有人性的，才是永恆的。在韓國電影《太極旗飄揚》中，持槍互射的，竟然是從小到大的親兄弟——他們分手於戰場，也相見於戰場。在絕對正確的理想之上，確實有着絕對正確的人性親情。感動觀眾的，是親生兄弟在戰火紛飛中的真摯親情。這是無分民族、信仰的普世人倫。婉約一笑，是整理歷史時，一聲深深的嘆息。

文、攝：徐全